



# 中國地方志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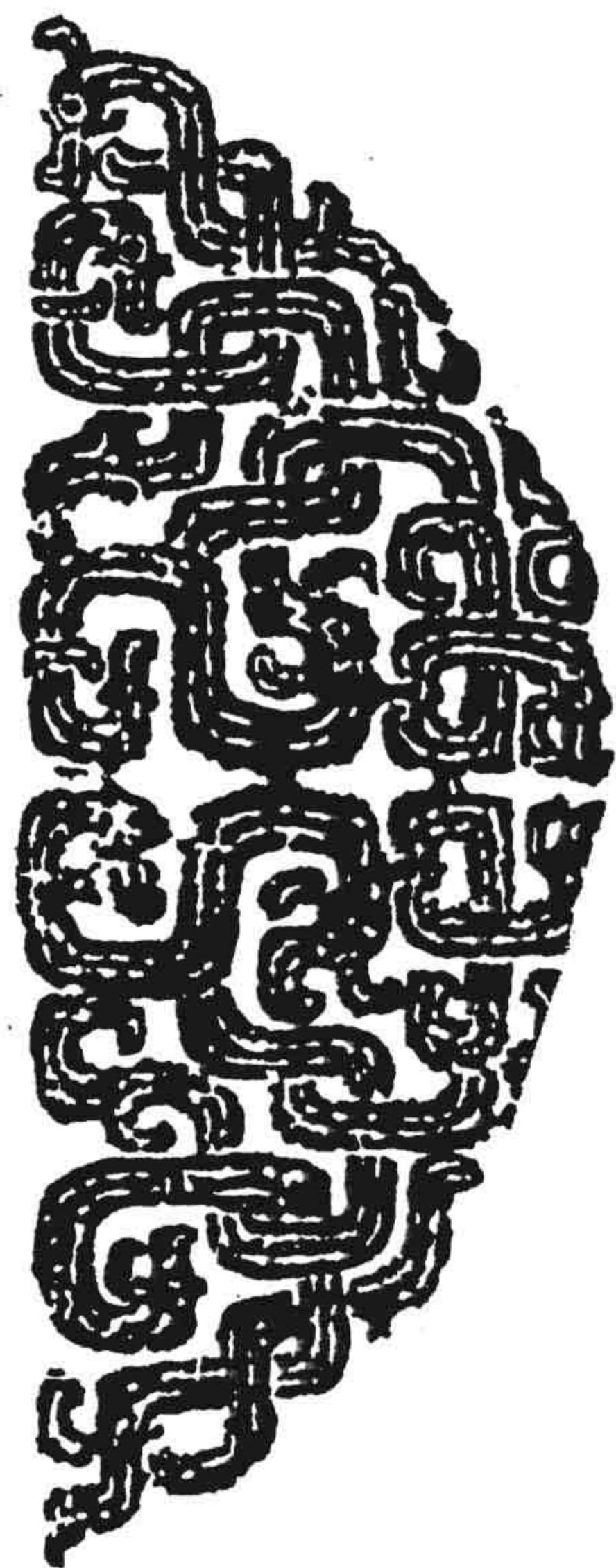
江蘇府縣志輯

(42)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二)

同治續纂揚州府志

江蘇古籍出版社 • 上海書店 • 巴蜀書社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二)

(清) 阿克當阿  
江 姚文田  
藩 等  
纂



#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四十六

人物志一

案郡縣志之載人物實列傳也然史傳善惡並載志專錄其善者據唐書藝文志著

江徹陳留人物志陽休之幽州

古今人物志則其名已古故仍其舊錄有江徹陳留人物志陽休之幽州

## 漢

召平廣陵人爲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史記七項羽傳

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召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輿地紀勝云西漢項羽傳廣陵人召平爲陳勝徇廣陵按召平曾封東陵侯今寰宇記云揚州張綱溝在東陵村而東漢志廣陵有東陵亭意卽召平

襄陽州府志

##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一

襄陽州府志

##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二

所封案秦時有二召平一廣陵人爲陳涉徇廣陵者一秦東陵侯種瓜於長安城東者史記漢書蕭何傳皆云故秦東陵侯召平種瓜於長安城東則東陵侯乃長安人非廣陵人也且召平爲秦之故侯至漢初種瓜不仕其人品甚高豈肯爲陳涉所用決非一人明矣三輔黃圖經後人增改其說不足信而王象之又以張綱溝之東陵村爲召平所封地可謂穿鑿附會矣平所封之東陵當在關中今無可考

顏駟江都人漢武故事曰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髭鬚皓白衣服不完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其老矣對曰臣

文帝時爲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

感其言拜爲會稽都尉

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三

臧叟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

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叟

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

結大爲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

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

後漢書五十八

旻

謝承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爲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輔舉能遷

旻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

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

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

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轉拜長水校尉

終太原太守見三國志洪傳注案後漢書第五種傳種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使從事衛羽收匡糾發其臧種卽奏匡并以劾

襄陽州府志

##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襄陽州府志

##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四

袁綏廣陵人爲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子迪與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皆單貧有志就珥遊處珥割少分甘與同豐約迪孫畢字思光作獻帝春秋

見三國五十七陸璣傳并注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

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挫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畱之矯辭

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日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宏演之義乎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旣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都部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厯年悉自覽罪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尚書行前

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四

辭帝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在今盱眙縣界因跨有寶應縣地故存之

陳本厯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尉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爲車騎將軍

同上  
引晉書云

塞功臣有傳詳後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贊焉表爲正議校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

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畱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卽表權爲破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郡都尉後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五

抑責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旣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畱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閭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豐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

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存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子元官至南郡太守尙書元子尙三國五十三 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碩膚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戚曰君真識孤家門闥閱也乃遣紘之部初琅邪趙昱爲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爲笮融所殺紘甚傷惜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遭主簿至琅邪設祭並求親戚爲之後以書屬琅邪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又紘見柂櫓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六

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相隔此問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譖非其實也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見本傳注

張尙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皓使尙鼓琴尙對曰素不能勑使學之後宴次說琴之精妙尙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尙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爲語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全上環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尙對曰詩言檜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鷺小者有鷁鵠皓性忌勝已而尙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方誰對曰陛下

有百觚之量皓曰尚知孔某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見本傳注

范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已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爲侍中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以爲太尉慎自恨久爲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墮涕鳳皇三年卒子耀嗣見

孫登傳

國五十九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

纂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七

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岱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擒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卽降三郡克定留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復爲反亂龍在醴陵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隲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湊陽賊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

縛金傳送詰都斬首獲生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受命舉兵戍海口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眾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召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卽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眾桓厲等皆見斬獲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

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加賜錢米布絹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性忠壯好直言岱知其可成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九十六卒子凱嗣三國六十

吳碩廣陵人征虜將軍孫皎督夏口委以軍旅皎卒孫奂代統其眾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僕自帥吳碩等爲軍前鋒降高城賜爵關內侯散見三國五十一孫皎孫奂傳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九

劉雋廣陵人爲郡主簿郡將爲賊所得雋知言詞不能動賊因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賊不聽前砍府君雋因以身投之正與刃會砍左肩瘡尺餘賊又欲更下刃雋號呼抱持不置賊因會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縊遣太平御覽二十六引列士傳

恨但歡喜爲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死當以周禮過誤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不辜王法者拘舊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綬去甘泉縣志十三案劉雋疑卽劉雋廣陵列士傳華融撰見新唐書藝文志其書已亡甘泉志所引不知出于何書

吳武字季濟篤學好古師事陳仲考子升性頑愚考曰父子情重不忍戮之卿可爲吾教也太平御覽四百九案太平御覽劉雋吳武陳仲考三人俱列于臧洪之後其爲漢以後人無疑不知其爲魏人爲吳人也今附于三國諸人之末以俟考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十

案史記高帝本紀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裴駟集解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爲甯縣君贊曰陳勝傳曰廣陵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鄭號曰大司馬又不爲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司馬貞史記索隱曰東陽甯君秦嘉臣贊以爲二人案下文直云東陽甯君又別言秦嘉則臣贊之說爲得顏師古以甯是姓君者時人號之耳又考史記陳涉世家作陵人秦嘉漢書陳勝傳作凌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凌縣水經注淮水篇言凌水出凌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則凌縣自在淮水之北後漢雖屬廣陵郡而秦嘉實

非淮以南之人臣瓚謂嘉爲廣陵人或以郡稱之然指稱陳勝傳所云則當是誤凌人爲廣陵人耳水經注淮水篇又言廣陵在楚漢之間爲東陽郡文穎以嘉爲東陽郡人蓋亦以凌縣嘗隸廣陵郡在楚漢間未必屬之然史記稱鉉人董繅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之類皆以縣不以郡則東陽甯君自爲東陽縣之甯君秦嘉以陳涉世家稱凌人故於此略之而凌人正與鉉人徐人等一類必不緣郡名而稱廣陵東陽也乃高帝紀集解引陳涉世家亦云秦嘉廣陵人而於陳涉世家凌人秦嘉則引地理志襄陽府志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士

泗水國凌縣漢書注引臣瓚說則作凌人秦嘉無廣

字嘉固凌縣人不得與東陽廣陵混矣

又盛儀嘉靖志云應曜淮南人漢初與四皓同被徵不至時人爲之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南一老漢初之淮南廬江郡也不屬廣陵應曜事出自帖云應劭之祖也劭汝南人淮南疑汝南之誤又載三國之倉慈慈淮南人魏之淮南壽春也亦不屬廣陵又有劉熊徐璆徐淑徐宣四人考酸棗令劉熊碑見洪适隸釋碑文云廣陵海西人也徐淑徐璆徐宣後漢書三國志皆作廣陵海西人海西故城今在海州之南漢

屬廣陵今爲海州不當羼入楊宜菴高郵州志載入三國蔣濟濟本傳濟楚國平阿人平阿前漢屬沛郡後漢屬九江郡晉書地理志漢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及置十三州以其地爲徐州統楚國故本傳云楚國平阿人也平阿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西南六十里今爲平阿集則蔣濟乃鳳陽府人斷非廣陵人矣蓋梁時於高郵州僑置平阿作志者誤以僑置之縣爲平阿故縣也以上諸人不隸本州槩從刪汰至陸朝璣江都縣志忠義門載蔣子文爲秣陵尉事子文事實史傳無徵見於唐人小說當入雜錄豈可與襄陽府志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士

諸史並列哉

晉

陳騤臨淮東陽人父矯魏司徒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騤尚少爲夏侯元所侮意色自若元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山爲都督揚州諸軍事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

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于帝曰胡烈牽宏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耻願陛下詳之時宏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攝於是徵宏旣至尋以爲涼州刺史騫嘆嘆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懷旣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聽畱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

襄陽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十一

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畱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詔又遣侍中敦諭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袞斂贈太傅謚曰武子興嗣爵

晉書三十五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於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

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祚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寢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禮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

襄陽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十四

豪強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自吳平以來東南大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主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編戶不識所蒙更生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于國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于事爲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于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

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于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願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旣具郡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惟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于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于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數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圭

封爵者悉得專之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因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旣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旣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致功所以未善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

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任以善事閭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卽羣司偏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豪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于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圭

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諭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于是以頌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郎

纂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七

郎劉沈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子焉爲適孫襲封晉書四十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諱吳黃門郎譚期歲孤母年十八守節鞠養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嘆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毋憂去職服闋爲鄖城令過漢

水作莊子贊廷掾張延爲作答敎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鄉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僅譚傾心撫卹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以功封都亭侯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版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

纂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大

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去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干寶范珧於朝乃上牋求退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不

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巢父許由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殆用事恒毀譚于帝由是官途不至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卒於家贈光祿大夫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歿茂嗣爵始十二

晉書五

閔鴻廣陵人與丹陽薛兼紀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五

名號爲五雋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官至尚書散見晉書六十  
八紀瞻薛兼傳

戴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於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序庠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

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厭故也自頃國遭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于中原何遠邇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日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識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夫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

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

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

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閭淺不能遠識

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

疏奏納焉於是始修禮學代劉隗爲丹陽尹王敦作逆

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

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曰穆子謚嗣歷義興太守

大司農晉書六十九

高嵩字茂炎廣陵人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

歲饑悝蔬菜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孝愛稱寓

穆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主

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

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厯顯位至

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嵩少好學善書史總角時

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嵩爲主簿益相欽重

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悝以

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嵩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

拜中書郎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

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嵩曰宜致書喻

以禍福便於坐爲簡文書草溫得書還鎮嵩累遷侍中

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侍郎

晉書十一

案舊志有潘京晉書作武陵人不得因戴淵傳誤載

采

晉書七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

規剋桓宏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渡江

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畱

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

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

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琅山縣子厯

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

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琅山縣子厯

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

穆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主

武帝受命進爵爲侯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庶

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權鎮襄陽徵爲中領軍委以戎

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

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

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

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州府事改

封建昌縣公遷南豫州刺史七年遣彥之等北侵十年

魏軍仍進滑臺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

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

盡府藏爲空收彥之下獄免官明年起爲護軍九年復

封邑固辭明年卒謚忠公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

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

南史二十五案到彥之彭城武原人其地在邳州北晉書地

理志言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又云徐州之淮北流人相率過江淮到氏居廣陵蓋當是時本傳宋

關史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祖晉護軍將軍父數驃騎諮

議參軍夷少自藻麗爲後進之美補主簿預討桓元功

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歷遷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大

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宋臺初建爲五兵尚書轉

掌度支出爲義興太守尋拜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遷

右僕射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未之職病卒

轂揚齋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時年四十八遺命薄斂蔬奠務存儉約追贈前將軍本

官如故子湛

宋書五十三案濟陽考城晉時已沒猶治廣陵雖割隸南徐而並無實上見南齊書

書州志

南齊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祖永南譙太守父闢之給事中

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給事爲冠軍刑獄參軍太祖爲

明帝所疑及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太祖遣數

十騎入虜界安置標榜於是虜游騎數百履行界上太

祖以聞果復本任由是見親侍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

太祖爲南兗州伯玉轉爲上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

昇明初仍帶濟陽太守中兵如故霸業既建伯玉忠勤

盡心常衛左右建元元年封南封縣子歷轉豫章王司

空諮議世祖在東宮專斷用事頗不如法任左右張景

真使領東宮內外祗懼莫敢有言伯玉謂親人曰太子

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因世祖拜陵後密

啓之上大怒檢校東宮收景真殺之上嘉伯玉盡心愈

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敕五令

不如荀伯玉命世祖深怨伯玉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

扇爲亂永明元年垣崇祖誅伯玉并伏法初善相墓者

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

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三

南齊書三十一

轂揚齋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高祖宣晉徵士父羲宋尚書

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義在城中事平遇誅岫

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蔡興宗臨荊州引爲主簿

及蔡將卒以岫貧遺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爲

太子家令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南鄉范

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遷國子博士永

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詞辨者接使於界首故以

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爲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

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爲安成內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宏益永元末爲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梁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岫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于世二子褒偉南史六十案梁書言范岫別駕竟陵反義在城中此即宋書竟陵王傳中州別駕范義與義形似而譌也以兗州稱本州范義父子爲廣陵人明矣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江舊字彥標濟陽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祿儀同三司父敦齊太常卿並有重名於前世舊幼聰警讀書過目便能諷誦選爲國子生通尚書舉高第起家秘書郎累遷司徒東閣祭酒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服闋除太子洗馬厯祕書丞出爲建安內史視事朞月義師下次江州遣寧朔將軍劉謙之爲郡舊帥吏民據郡拒之及建康城平舊坐禁錮俄被原起累遷爲伏波將軍晉安內史在政清約務在寬惠吏民便之詔徵爲寧朔將軍南康王長史轉尚書吏部右將軍舊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在位者並宿士敬之惟舊及王規

對曰舊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大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謚肅子舊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文集十五卷子經梁書二十一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外人不知祐誅賓客皆罹罪革獨以知免除尚書駕部郎中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令與徐勉同掌書記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豪強憚之累遷御史中丞彈奏權豪一無所避授豫章王長史將軍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勅隨王鎮彭城城旣失守革泛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將

加筆撰草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  
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  
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  
放革及祖暅還朝尋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  
事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別辨析曾無疑滯民安  
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  
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  
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  
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民  
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  
穩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毛

得安臥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尋監吳郡廣  
施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徵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  
闇閣爲後進延譽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  
人革性彊直每至朝晏恒有褒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  
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大同元年卒謚彊子有集二十  
卷行於世革厯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爲二千石旁  
無姬侍家徒四壁立長子行敏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  
五卷次子從簡歷官司徒從事中郎梁書三十六

杜天合廣陵臨澤人大同中盧安興爲廣州南江督護  
天合與弟僧明及周文育并爲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頻

征俚獠有功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土豪  
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  
孫問討賁瘴癆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  
侯蕭暎不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  
死者十六七眾並憚役潰散蕭諮啓子雄及問與賊交  
通逗留不進梁武帝勅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畧子烈  
並雄豪任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眾曰盧公累代遇  
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而死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  
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  
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  
無恨矣眾咸慷慨曰是願也乃與周文育等率眾結盟  
奉子雄弟子畧爲主以攻刺史蕭暎吏人並應之一日  
之中眾至數萬高祖時在高要聞事起率眾來討大破  
之殺天合見陳書八杜僧明傳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周

劉璠字寶義沛人六世祖敏徙居廣陵父臧居家以孝  
聞梁天監初爲著作郎璠少好讀書兼善文章年十七  
爲上黃侯蕭華所器重范陽張綰亦假借之璠年少不  
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杜騫曰寒士  
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華以爲